

王鳳洲綱鑑會纂

王鳳洲綱鑑會纂

PDG

西晉紀 瑯琊 王世貞元美父纂 吳郡 陳仁錫明卿父訂 呂一經非菴父校

世祖武皇帝○夏趙司馬譙安世河南人司馬昭之子懿之孫也魏封昭為晉王議立世子王侯太子議者以炎為立李地手

乙酉魏咸熙元年晉世祖司馬炎受命於天○八月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為陳留王魏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十一月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不預預晉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十一月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晉主即皇帝位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風故矯矯以仁為名○魏晉王昭卒世子炎嗣為晉王○冬吳主孫皓都武昌○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

社稷良輔
陸抗論時
政抗論時
六國所以
并於秦末
守國之末
事夜稱枕
中營犯而
無敢犯時
陸抗陳時
宜十七條
黃旗紫蓋
見東南

壬辰吳鳳元年二月晉太子衷紆紀實氏本又且逆賊之女也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術瑾女實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

杜預巧飾 天公傳時 東晉在 元微之 不為之 門人高 二子不 格于不 若子不 西陵之 國之建 社稷之 周處之 廟行三 范處不 羊地不 功業因 而人 尤易 更事 杜預 其計

滿唐謂漢文帝曰陛下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吳人多言祥瑞吳主問韋昭昭曰此家人宜匿中物耳吳主不悅
雖得領收不能年也
甲午晉泰始三年七月晉后楊氏阻既美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遠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喪尚書杜預曰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闕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識
景王除服而護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達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宜喪之謂子太子出則撫軍
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除喪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人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明矣哀
巧解經傳以附人情辭則闕矣然

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與選連十餘年甄拔人物甄察也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故晉以指紹指陳為秘書丞紹以父
康得畢屏居私門至是山濤為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閣之敗文帝
嗣馬問濤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求罪於郭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未嘗西向而生塵於蓋側旦夕舉相悲號泣泣者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援不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
之廢不讀契後家資計口而田度身而養人或饋之不受遂不仕而終○司馬公曰不以其罪而為事者至公也後康王儀死
於君之子之子不免

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時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再電逼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
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邨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吾有也臣免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杜預及卒吳主使其子景玄機雲督抗分將其兵機雲略善屬○周訪之子處督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
父老曰今時和威望而不樂何也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害處曰若所患止此
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意景玄讀書砥節勵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晉即陵公曹奐年書年十一年也初司馬氏廢其君
芳範棄遂不仕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

丙申晉咸寧二年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祜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乘勝席卷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威於往時不於此際乎一四
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
之而議者多有不同賈充勸滿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
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晉立后楊氏以后父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瑁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
者晉主勿聽竟立后駿驕驕自得鎮軍胡春謂曰卿恃女更益豪耶應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丁酉晉咸寧三年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羊祜封南城都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者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
歷事二世典職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卷二

寄式

形之疑授人侍子于無
見其明亦未嘗得正分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也皓死臣年老力衰不能自給乞骸骨許之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恭預表適至筆推梓也欲手曰陛下聖武國富
兵強吳主淫暴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蓋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
懼豈非弄乎按春秋後伐鄭是子枝鄭晉文子不穀我曰為自非聖人外蓋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
畏又不然矣吳之存亡使吾武庫有何不祥乎吳不穀我曰為自非聖人外蓋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
唐彬等分道伐吳東門二十餘萬胡致堂曰羊祜之治襄陽者皆在防備吳人不敢窺境故能保其疆域今吳主孫皓荒淫無道天下皆叛
時晉詔議省員吏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
書監荀勗以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宣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
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謀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即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
施之也○湛甘泉曰正陽之官官與事其事不期而自清者也若善清淨古人之清心乎清心又以正朝廷以
庚子晉世祖武帝大康元年司馬懿構正統故事世祖前難以見晉主此間位之升吳混一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梯迎戰死之三月
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越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濱要害之處水積有石
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鑄之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後房車及編竹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
輒著後而去者涉累反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燭之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火斷絕也流賊氣上出於是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荆
荆湘兩州府夷道諸城杜預遣周奇督騎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歸川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
進攻江陵克之於是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伏節稱詔而綏撫之乃謂眾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達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詣闕等帥三萬渡江逆戰大敗駭迎悌欲共遁去悌罵涕曰我為兒童時便為
卿家丞相所識拔擢諸將理宜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之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言訖慨然其告諸葛亮之言亦可謂盡忠死矣
觀流涕而去拜辭不向朝臣下坐遂為晉兵所殺時王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通寇釋
吳人於塗炭拯旅還鄉者在復仇之日批義事者在南卓亦曠世一事也潘大悅自武昌順流輕捷聲建業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
師萬人禦之象患望旗而降潘兵甲滿江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吳主晏坐殿中左右百人謂吳主曰北軍

近日而兵不舉刃正生奈昔年吳越之藩舟師過三山太平州繁軍遣人要齊雙過論事齊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濟數謀
也主當以如謝百姓樂在共從之潘舟師過三山太平州繁軍遣人要齊雙過論事齊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濟數謀
可也入於石頭城名在吳主皓由鎮與觀諸軍門降吳之軍其功固矣此論功以舟師入石城也胡致堂曰古人一和文自
第一世於其難處身下食之龍易得而賢者知之如魏太傅之子孫其父失臣國曰欽公居於石城以舟師入石城也胡致堂曰古人一和文自
權一大衆之眾難有勇能如是乎是有劉揚澤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父明惠教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驛懷感歎
亡得子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羊太傅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虜弱冠以一校尉創業

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刑楊陰吳奇政儲君民之帥也○五月引見歸命侯皓
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賞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整人目利人面皮此何等刑
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濬乃濟江以濟不待己至
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舉動濬遂皓與濬由是事得解濬與濬爭功濬奏濬遠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濬子濟尚常山公主宗
黨強威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不為濬父子及黨無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
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所以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
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蘭生所以屈願頌也王濬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違
諸胸中是吾福也編小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憤邑也邑本博士秦泰等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王戎皆
封縣侯侯應孫之勝晉三帥皆謀君子美之渾濬爭功于平吳其不讓甚矣方之晉書唐形與漢吳為光驅所至皆下履孫皓必降未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嚴戒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
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詔罷州郡兵意欲書此以吳其有微貳也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
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稍戢干戈戢也刺史分職皆如漢時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爰陶璜上言州
兵未易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嘉帝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所言然其後列史復更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按舊書山濤與盧毓論曰天下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即宋潛溪曰周人伐商之後雖驍馬
或牛犂弓擊戮賊盜竊賊於農也李阿翁平吳後多自備其論甚精而論之用天之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即宋潛溪曰周人伐商之後雖驍馬
武備及平吳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辛丑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急於政事投后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
葉掩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發明帝王統統業承服與夫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
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遠山濤數有規諫帝雖知而不能改○丁南湖曰帝深惡楊氏之宮室婦女遂成武帝平吳一統而納吳宮
人荒淫之行莫比為甚是以樂其數有九年帝即崩延其國者一傳而已傳而即滅淡之杞桓公主達消災而底魯武帝平吳一統而納吳宮
予謂晉赫赫以滅吳而吳吳興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初漢魏以來虎胡鮮卑降者因逐保山東越以別諸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國忿愧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
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養心吳氏曰郭欽之疏不行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壬寅三年帝問司理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
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偉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包之子也二人皆富
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枯渫金和木結崇以蠟代新僅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達屋以椒檀用赤石脂帝每助愷
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使以鐵如意碎之如意之為用執之所供指度愷愷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
乃今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康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
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惠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
矣○李西涯曰王性石崇安享王者之富惜嗚之罪已極矣凡聞之以誇天下者皆愷也世罕貴戚振振君劉民崇任荆州刺史制
帝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好易滿然以伐吳之謀深疾之華則贊成伐吳之計賜固華符音而諧之以
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舉望益振帝欲徵用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愛色曰卿是何言耶紀謝曰善御者必知
六鑒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無遠策功在不賞遂構曰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
帝然之統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履米之戒遂不徵華○四月魯公賈充卒賈充字叔然賈充字叔然以著意欲充老病自憂謠傳從子模曰
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竟無嗣妻郭槐殺以外孫韓福為世孫太常博士秦秀曰昔郭養外孫晉公子為後春秋書晉人滅卻見
以為後處死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諸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更曰武○劉益友曰
散騎常侍薛坐平或謂吳郡陸喜曰營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沉歎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
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使上
士多淪沒而達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登之處身不末其四五之間乎○歸命侯孫皓卒書卒于存厚也吳
癸卯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書為晉齊王帝之弟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惡之勸帝出之於外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王渾
上書以攸至親威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責非陛下追述先帝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駿李喜羊琇王濟甄
德力請留攸帝不聽命大常議崇錫齊王攸禮物博士庾粲秀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昭証
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同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祭酒曹志嘆曰
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極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
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議遂免志官除粲等名詔賜齊王備物殊禮攸憤怨發病上道嘔血而死帝哀慟不已滿枕

劉毅論中
正劉毅論中
假正劉毅論中
於中假正劉毅論中
道於中假正劉毅論中
詳道於中假正劉毅論中
難詳道於中假正劉毅論中

九品八損

魏舒先行
後言日日
論事日日
未果

奪我鳳凰
池暮夜宜備
非常

為社稷
如封建
賢王執
下國上
聖王執
於己

創業在立
教定制

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有帝收淚而止彼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苟遇淫酒使齊王不死豈無益乎廢弱之嗣也乎說為身後之慮必欲出之以至嗚血而卒帝亦聞是矣

乙巳六年正月尚書人僕射劉毅卒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鄧國各置中正州置太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第方其才德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遇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抑實名而隆虛譽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晉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終不能改

丙午七年司徒魏舒辭少選鈇不為卿親所重年四十餘即舉孝廉宦當以舒無學業勸令勿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司馬昭辟為參軍府朝辟移未嘗是非至於興廢大事舒徐為籌之多出忠議之衣及晉代魏乃還為司徒至是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已酉十年十一月注今論最善最有才思善信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還尚書甚閑通鑑懷人有賀之者曷曰
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諸君何賀耶○初帝以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沈氏例之次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以律宮中嘗夜失火帝登
樓望之適年五歲帝梯入閣中曰暮夜貪得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
太子不才然時通明思故無廢立之心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字子奇行清素為之博選以時俗喜進越少廉謹嘗者崇議論以
為人情爭則殺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謀則就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鮑駕進越而欲人見讓
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奉義而動若其力足
以維常宗邑可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單身謀而國存漢之諸侯有
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國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眾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
然也人主誠能居易簡要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臣無所逃其責賞矣行賞罰尚考親疎大小細故終實功之勤在於是
立敕定制使遺風係人心餘烈巨功賴後世憑之雖旨必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常不能用綱○以劉滿為尚書左部都尉淵輕財好
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出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諱襄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按謚法。安民好與曰惠。

廣成永熙元年四月帝崩帝字景寧厚明達好謀略然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夷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費氏詔以楊駿
 為太尉輔政託孤大事也自漢以來以名德重堂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是時晉武世亂政由中出故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託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非正未嘗親授駿能之意晉氏之祚已兆于此矣○史臣曰

晉朝無社稷且故國家
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平是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於手書相叮嚀教
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所屬皆曰即從事部督官凡有與弘共事者弘必曰從事部督官凡有與弘共事者弘必曰從事部督官凡有與弘共事者弘必曰從事部督官
毒而相殺之也弘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所屬皆曰即從事部督官凡有與弘共事者弘必曰從事部督官凡有與弘共事者弘必曰從事部督官
至宴會輒與羣臣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數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史斷曰弘雖位尊而心下已下於弘弘雖位尊而心下已下於弘弘雖位尊而心下已下於弘
其才食餅中毒弗知其端議者謂弘以不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之二十五上卷

孝懷皇帝○煒燦字慶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熾素好學設立為皇太子至是即位六年為漢將執歸殺之壽三十

○按法慈仁短折曰懷

丁卯永嘉元年漢元熙三月立清河王皇弟詮為皇太子○太傅越出鎮武昌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說固求出善帝從○七月以

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安東瑯琊今都督楊州鎮建業客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名高諸將素輕且人不附

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因謀客曰願榮賀備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備榮二人皆應命

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堂瞻為從事主導說客謀以接士儉以

足用以清淨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荀勗擊破汲泰石勒勗威名甚盛用法嚴峻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勗不許

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誅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

哭弟有荀道將也皆○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厄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

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處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果無一詞及為三公所辱卿二人皆在外而吾居之中足以為三窟矣○胡致堂曰王衍當

